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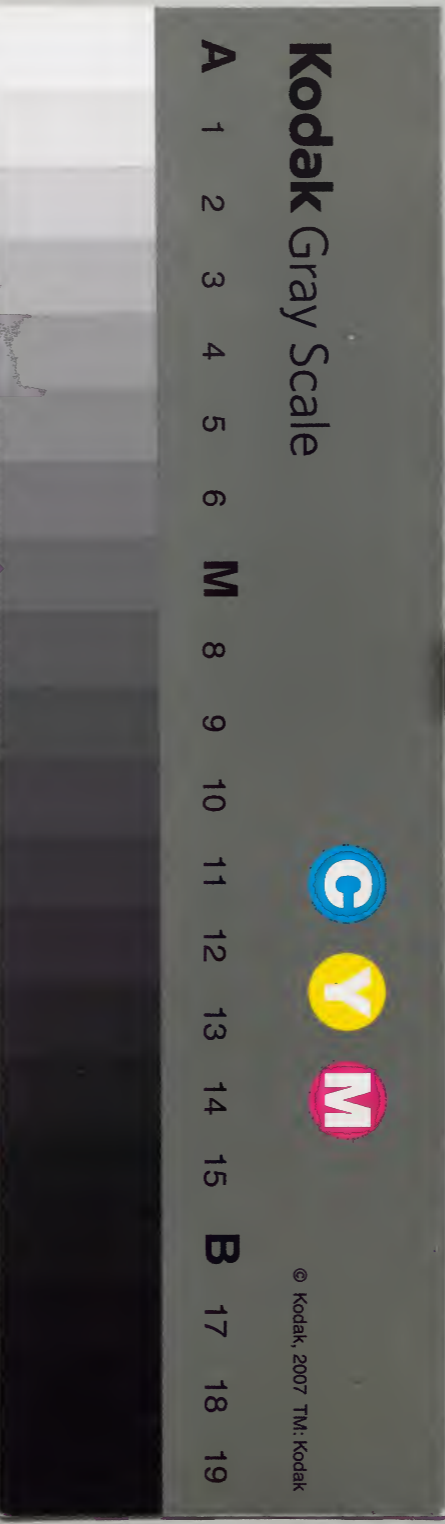
漢書評林

世九

119
49
20

庫	文	閣	内
三九	五九	三六	漢
一八	四九	三六	書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936
冊數	49(38)
函號	279 6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119
49
20

第三十九本

第八十一卷

匡謬正俗傳第五十一

第八十二卷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

十二

第八十三卷

薛宣史丹傳第五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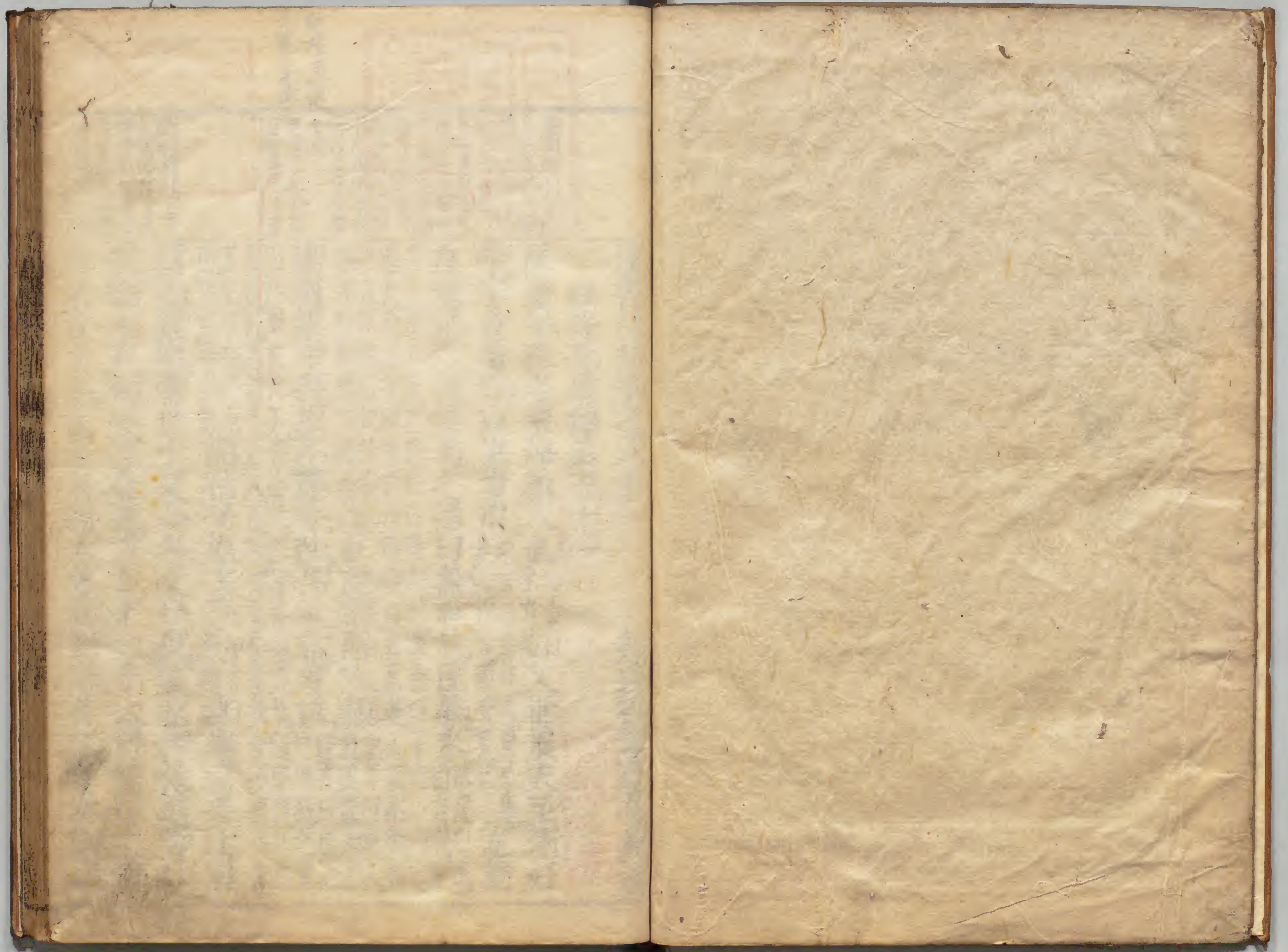
漢書曰評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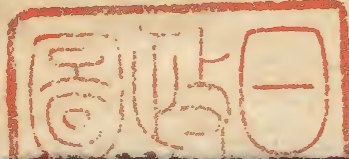
三十九

漢書門			
五九	三六	號	類
四九	冊	架	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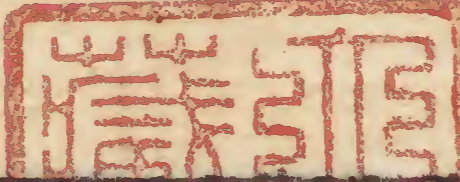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四七	冊	架	函
八七	號	架	函
四七	冊	架	函

不許帶出





射策甲科解
在蕭望之傳



隆按經明二字
是衡傳枉子故
傳內登曰經學
精習曰經學絕
倫曰傳經以對
及入其子咸曰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一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吳興後學凌雅隆輔校

開雅文庫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師古曰承音證父世農夫至衡好

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師古曰庸作言口賣功庸也尤精

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鼎來師古曰鼎來

若言匡且來也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真禹書上言衡敬報

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匡誦詩解人頤師古曰使

師古曰服應二說是也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為太常掌故師古曰

而所對文指不應令條也儒林傳說歲課甲科為郎

不中甲科為太子舍人丙科補文學掌故今不應令是

所以止為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師古曰學者多上書

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為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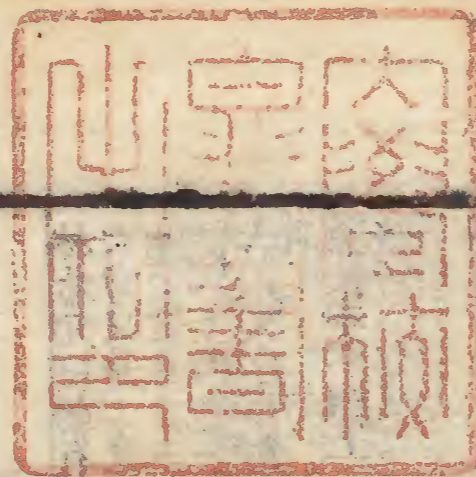
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

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太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



lam ischa...

亦明經首尾脉絡自貫



真德秀曰衡之論美矣然方是時恭顯用事遂甚猛殺賢捐之衡對略不及此雖有近忠正遠邪佞之言何益哉
林希元曰議論滾滾皆聖賢道理詞語復宜暢漢儒以經術經世務自仲舒之

李精言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遺衡歸官

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

陵侯史高以外屬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

將軍蕭望之為副望之名儒有師傳舊恩天子任之

多所貢薦高文位而已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

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

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彼誠有所聞也古師

曰以其不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

能進賢也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師古曰言高

其非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

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師古曰狐白謂狐腋

以為裘輕柔難得故貴也反衣之者以其毛在內也

也今人則以背毛為裘而弃其白蓋取厚而溫也古

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為務傳曰以賢難

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

食惑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

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師古曰階謂升次也

牒不被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欵然歸仁與參事議

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為國器師古曰所有謂林藪所長以此顯

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

上上以為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

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樂三

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

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太赦使百姓得

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太赦之後姦邪不為衰

止今日太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

外如衡者殆不多見也

又曰道之未得其務是源頭者首後面許多意

隆按此上言時俗之弊宜一瞻然大變其俗句與上道之未得其務句相應此下正是說大變其俗意

林希元曰朝有六句只是上意此後意思亦不能與上面觀帖古人文字多如此

隆按本字應上務字今俗吏以下正是道之不

隆按考國風以下歷引詩之變俗者以為証申明上文公卿大夫相與循禮以下意

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

好聲色師古曰疏者妻妾之家內者親戚之恩薄下後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

疏者踰內同姓骨肉也踰謂過越也婚姻之黨隆舒合徵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師古曰

原本也師古曰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

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

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

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

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

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

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

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

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伎害好陷人於罪貪

財而慕執故犯法者眾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

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

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師古曰篤厚也謂祭

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鄭風木叔于田之篇曰禮湯暴虎獻于公所釋叔無

進賢不淫其色之類也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鄭

伯其傷汝禮湯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也公鄭

莊公也將請也叔莊公之弟木叔也袒伏也汝亦木

叔也言以莊公好勇之故木叔肉袒空手搏虎取而

獻之國人愛叔故請之曰勿伏為之恐傷汝也禮

音袒楊音錫字並從衣將音干羊反袒音女九反秦

穆貴信而士多從死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酒

林希元曰治天下者審所上一句收拾上文許多意思是大關鍵
陰按臣聞教化以下總叙上文言變俗之效因引詩以起下文言宜先正天子之都也

揚慎曰衡詭云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意者湯時鬼方已內屬于式圖之中而復叛于中衰之後故商宗伐之以中與放道也
林希元曰此教化之原本三句

此所謂由內及外自近者始也

林希元曰自古將進言於君者必先稱述其善然後及已意

陳仁子曰衡之明經其為世推薦不但望之而止今乃為史高辟入相幕失身非人轉安編諱

之相即古公直父也國於邠脩德行義戎狄攻之欲得地與之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居之予不忍也乃與其私屬度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宅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邠即今邠州是
其地也言化大主之仁故其俗皆貴誠恕
由此觀

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謂崇尚也今之偽薄伎害

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

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

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

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師古曰商頌殷師也極中也言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此方之中正也王則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也此

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應劭曰遠方也

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

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稷有以相盪李奇曰稷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曰稷謂陰陽氣相浸漸以

成災祥也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掩謂日蝕也師古曰掩與暗同

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飢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

多民所共者大讀曰供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

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

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

也師古曰度過也絕謂除其惡政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

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

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

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素白之士昭

非人轉安編諱

非人轉安編諱

非人轉安編諱

非人轉安編諱

非人轉安編諱

非人轉安編諱

非人轉安編諱

觀其言曰近忠
正矣而不指更
生之志曰遠巧
佞矣而不詆石
顯之惡曰罷珠
匪矣而不雪捐
之之冤人固得
以窺衡之心他
日雖奏免石顯
晚矣

唐順之曰文温

雅
林希元曰首二
句包一篇意以
下分作三段言
皆當用心在所
審也義理精透
純粹可為通經
之儒
陳仁子曰衡深
於明經者也其
言盡性中庸之
說也其言正家
大學之說也讀

其奏諫然儒者
之風度也而老
其言為帝壁傳
昭儀定陶王而
發當是時衡既
受知於史高石
顯又未必不惜
此求知於皇后
太子也衡言雖
是而衡所以為
言者其心則非
矣

林希元曰自受
命之王至此言
遵

直德秀曰此所
謂性蓋指氣稟
而言非天命之
性也
又曰此論甚善
然元帝之失在
於温良少斷若

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

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

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

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

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

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

愛幸寵於皇后太子師古曰曰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

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

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衷

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

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師古曰二后

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誦曰念我皇祖陟降廷

止師古曰周頌閟寺小子之詩言成王常念文王

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

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

未不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

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師古曰下復是以羣下更

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

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

功以定羣下之心太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雅文王之詩無孔子著之者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

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

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

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不足蓋聰明疏通

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彊者戒

於大暴仁愛温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

言之則廢乎其有益矣

林希元曰日審好惡至此言治性乃大學誠意正心事

茅坤曰此必因后官失序故為建議及之

林希元曰慎妃后句應詩始國風意別適長句應禮本冠婚意禮之於內一段承上慎妃后其

承上慎妃后其別適長非虛加一句總承上慎妃后別適長兩

意

林希元曰故聖人以下正是上面慎妃后別適長意

林希元曰自聞室家至此言正家乃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事

林希元曰此疏所言義理最精粹學者當看眼不可與尋常章疏並看

隆按此疏及起一月下分三段與前治亂篇同

格

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

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

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

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師古曰關雎美后妃禮本冠

婚師古曰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婚者禮之本也始乎國風原情性

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

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師古曰梱與

也音苦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

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入情而理陰氣也

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作禮之用禮師古曰作

於眾酒甘酒也貴眾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

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

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師古曰

大小高卑皆有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

疏當尊者卑則伎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

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

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

定厥家師古曰周頌維之詩言欲治四方傳曰正家

而天下定矣師古曰易象衡為少傳數年數上疏陳

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為任

公卿師古曰由是為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

韋玄成為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

盧舜治曰成帝能博覽古今臨朝淵嘿若有得於衡所勸經學感儀之則者卒之趙氏內亂死于色荒于妣匹之戒謂之何哉

隆按自匹配之際至此一段戒匹配

隆按自六經者三比一段勸經

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師古曰太上居尊上之位也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師古曰周詩窈窕幽閒也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也仇匹也也仇匹也不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古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太基永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

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師古曰物也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師古曰嚴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師古曰饗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木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觀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師古曰昭明也穆又觀以禮樂饗醴歸饗醴以醴酒饗也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

隆按自聖王之
自為至此一段
勸威儀

劉奉世曰甄當
作張

黃震曰史高方
與均之有隙而
衡為史高用已
失造身之道矣
及身為大臣坐
視石頭之橫而
不敢言則將焉
用彼相哉

隆按有司奏衡
專地二句是綱
下文是目

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

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

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

正南北郊罷諸淫祀語在郊祀志初元帝時中書令

沛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

至成帝初即位衡迺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

其舊惡并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

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執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

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

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

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䟽謝罪因稱

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上報曰君以道德修

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

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念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

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師古曰

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

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

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師古曰上尊解衡起

視事上以新即位襲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

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

輒以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出為越騎校尉醉殺

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出謀篡出事發覺衡免

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

地盜土衡竟坐免初衡封僮之樂安鄉文穎曰屬鄉

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師古曰提封舉南以閩伯為

界師古曰伯者田之東西界也初元元年郡國誤以

界閩者伯之名也伯音莫客反

陰按封真平陵者郡也復付樂安國者亦郡也衡圖聽之矣特多四百頃而不之發所以不免議者之口

王應麟曰儒者之得政自公孫弘蔡義韋賢玄成及衡禹光之徒口道先王語以謀爵位為具臣是經自經人自人學問議論與之頃判然為二物也

隆按此傳叙禹以明經為師相題一事不書而所書者若賞賜若買用若飲食婦女與諸臺地請官子婿之類而已及書臨問數語又曰諸王子弟聞知皆喜悅則禹之為人可概見已

閩伯為平陵伯積十餘歲衡封臨淮郡遂封真平陵伯以為界多四百頃蘇林曰平陵伯在閩伯南至建始元年郡廼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康曰主簿陸賜故居秦曹習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康國界事曹欲奈何康曰賜以為舉計令郡實之師古曰舉發上計之簿令郡改從平陵伯以為定實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為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陵伯為界不足故而以閩伯為界解何也師古曰不足故者不依故圖而滿足也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儻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駸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師古曰

上當時律定罪之次若今律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條言一尺以上一匹以上地所以壹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皆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狠舉郡計亂滅縣界師古曰附下罔止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為庶人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為博士者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師古曰縣名也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父之音輦酌頗曉其別著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為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

陰披經學精習
有師法是一篇
杜子

茅坤曰漢武宣
元成間以經術
在公卿不次若
此
真德秀曰成帝
之報匡衡報張
禹禮意至矣如
非其入何

胡寅曰禹與鳳
並領尚書欲退
避鳳此以退為
進者也何哉王
商以丞相作鳳
收即殺歐血死
必欲得上意回
祿位推崇王鳳
勿與爭權則長
保官貴矣禹行
此果效則商之
死固宜然位為

帝師黃識乃爾
它目無冠朱雲
之有請也

唐順之曰為相
六載迺無一事
可書也
茅坤曰漢罷相
猶得置從事史
即朱罷相而不
絕祿及領官觀
之類

何喬新曰班掾
作漢書竟臨稱
其瞻而不穢如
張禹之傳授而
及于後堂聲色
之樂則為垂解
之箴此瞻而不
穢也

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

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師古曰試職事也奏寢罷歸故官

謂不下也師古曰寢義之試為博士初光中立皇太子而博士

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

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

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

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

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為太尉

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

傳而禹與鳳竝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

欲退避鳳上報曰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

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

素欲避流言師古曰雅素故也朕無聞焉師古曰不

言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以學學無違朕意加

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

臨問師古曰侍醫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

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

骸骨上加優再二適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

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

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為

入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

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它財物稱是禹性習

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弦如淳曰

樂為理樂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同空

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入恭儉有法度而崇愷

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

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

日知錄崇禹為親之宜以禹為敬之故各自得

衣冠出遊解在叔孫通傳

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未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軍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師古曰便坐謂非正寢在講於旁側可以延賓者也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師古曰一卮酒軍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服虔曰各自得禹年老自治冢坐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師古曰肥牛亭名欲得又近延陵秦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道禹為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且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且更賜禹它地根雖為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自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

權德輿曰禹以經術為帝師特見尊重焉至禹第演其一言以為律度禹宜乘其爵納痛言得失方且眩小男於床下官子婿於近部反以平言命不諸怪為辭致成帝不疑釀成王氏之禍若當春秋之時明禹之罪作誠末世可勝紀乎

茅坤曰禹不以此時條王氏擅權之罪令帝得為處分已而卒移漢祚禹之罪重矣
劉敞曰按春秋地震五耳疑行十六字

輒以起居間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廼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太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

胡寅曰當時政事之宜其孰有
大於推歸外家
者乎凡禹數言
之中老好備見
不知禹所守經
何經也然則傾
覆漢家則戴王
氏禹有力焉尚
方釁雖不得加
而禹之戮終古
不可免矣
昂相謙曰禹之
罪後世論之詳
矣然推其由亦
成帝致之彼見
其君之懦弱無
斷恐排王氏則
復效王章之死
為子孫計不得
不出於此耳

隆按昂禮記作

隆按以上總叙
光所自生略言
之以下又自安
國而後詳次其
事以及光云

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
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
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
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生
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
上體不安擇日黎齋露著服虔曰露筮易著於星宿
師古曰著草名筮者
所用也音式夷反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
如有不吉禹為感動憂色成帝崩禹及事象帝建井
二年薨謚曰節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
於九卿二弟皆為校尉散騎諸曹初禹為師以上難
數對也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
王陽蕭望之章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
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魯諸儒為之語

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浸微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師古曰名鯉字伯魚先言其字者鯉生子忠伋伋生子上

昂昂生子家水求生子真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

為魏相順生鮒鮒為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為

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

年延年生霸字次孺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

書為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

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為博士宣帝時為太中大夫以

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

守上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

號襲成君如淳曰為帝師教令給事中加賜黃金二

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長安師古曰名籍也霸為入謙退

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長安師古曰名籍也霸為入謙退

左近解在周書
傳平當伎

師古曰不合謂不合
天子意也虹沛之
縣也音貢

隆按周密謹慎
足樂光之生平

師古曰希指希
望天子之意也

隆按自凡與樞
機至其執然也
總攝偏光之周
密謹慎處俱伏
案後一一皆應
又按據經法與
上經學尤明句
相應

省中禁中也解在昭帝紀

不好權執常稱爵位奉過何德以堪之上欲致霸相
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
甚厚及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錢帛
策贈以列侯禮謚曰烈君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
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子也經學尤
明年未二十舉為議郎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為諫
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自免歸教授成帝初即
位舉為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振瞻流民奉使稱
旨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刺
史其不通政事以次補諸侯太傅光以高第為尚
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
轉為僕射尚書令師古曰先為僕射後為尚書令有詔光周密謹慎

未嘗有過加諸史官以子男放為侍郎給事黃門數
年遷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
斤領尚書事後為光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如
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
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
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為章主之過
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奸求也奸忠有所薦
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白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
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者何木也晉灼曰
中有溫室殿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
傳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不結黨友養游說有
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執然也師古曰言以名父之
也徙光祿勳為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

漢書卷八十一

卷八十一

隆按光一段
應前上有所問
據經法三句

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
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而王祖母傳太后
陰為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驃
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
大夫光右將軍康襲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
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方進根以為定陶王帝弟之
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
王宜為嗣康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為禮立嗣以
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般庚殷之及
王為此師古曰兄中山王宜為嗣上以禮兄弟不相
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為太子光以
議不中意左遷廷尉光又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
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太逆誅長小妻廼始等六人皆

凌約言曰光議
以中山王為嗣
與長妻不當論
殺誅絕之見也
蓋有得於經學
云

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
大同空武議師古曰翟方以為令犯法者各以法時
律令論之師古曰此具引令條之文明有所訖也師
日也長犯太逆時廼始等見為長妻已有當坐之罪
與身犯法無異後廼弃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光議以
為太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欲懲後
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
當坐大逆之法而弃去廼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
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
右將軍襲後將軍博坐定陵紅陽侯師古曰廉襲朱
博坐與淳于長
王立交皆免為庶人以光為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
執金吾王咸為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
數月丞相方進薨召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

大行辭在
灌夫傳又見
霍光傳

隆按叙帝初政
為下文廢于太
后起案

改

師古曰不得依正
直之道

隆按議宜改
以下應前
如有不從不敢
強諫爭句
王維積口用一
果字見光之密
見一氣貫下與
直道而行

依廉解在
章素傳注

隆按光自先帝
時一浸總收上
文見所以見諸
之故
黃雲曰光不至
如禹之賣國觀
其於傳太后事
其心亦尚知有
是非而相害得

師古曰贊進也延進而拜上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
之畫以贊者書贊辭於策也
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初即位躬行儉約省減
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
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
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
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
謀自帝在襁緥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
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
議以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
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師古曰復
傳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
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而行頃之太后從弟子傅遷在
左右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
復留遷光與大同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
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
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以
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
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為侍
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
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毋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
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師古曰又
內迫傅太后猗違者連歲如淳曰不決事之言也師
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為大同空光自先帝時議繼
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
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諸光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
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理海內輔朕之不

失噴無一語遂
成王氏之羽翼
與張禹同罪嗚
呼其矣患失之
為禍慘也

官寺解在
元帝紀

隆披朱博坐承
傳太后指而光
則不希指苟合
王嘉數諫爭許
指而光則不敢
強諫事故皆以
為不及光
隆披朱博坐承
傳太后指而光
則不希指苟合
王嘉數諫爭許
指而光則不敢
強諫事故皆以
為不及光

眺解在張
敞傳標註

直德秀曰光始
以議不合去其
後議中山王左
遷又議傳太后
免相可謂不辱
儒者之名及元
壽元年日食丞
相嘉論董賢至

漢書卷八十一

速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仍日月無光山崩

河決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君

前為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

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謬歲

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飢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

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

官寺殺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毋能

為賊不能為害是以羣卿大夫咸情哉莫以為意咎

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以匡朕之

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

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謬之辭位非其人為空於

虐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師古曰漢舊儀云

丞相數月坐承傳太后指長奏事自殺平當代為丞

相數月薨王嘉復為丞相數諫爭許指旬歲問閣三

相議者皆以為不及光上由是思之會元壽元年正

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傳太后崩是月徵光詣公

車問日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

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

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言

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

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

亂行謂眺側應孟康曰眺行疾也側應行反甚則薄蝕

是也又曰六沴之作師古曰沴惡歲之朝日三朝師

日歲之朝日三朝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

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

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

為懇切而光對
乃無一語及賢
識者固得以窺
其中矣既而上
益封董賢王嘉
封還詔書言益
切而光且劾嘉
迷國罔上詔獄
而死既以此附
賢又以此附恭
卒至移國與人
而不耻所謂苟
思失之無所不
至者也尚何足
言儒者乎

師古曰祈求福
也禳除禍也

隆披薦獻尚書
令應前有所薦
舉惟恐其人聞
知句

漢書卷八十一
孔光

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之辭也

其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之辭也

者師古曰右讀也故災異數見以謹告之欲其改更若

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

必師古曰言輕忽天戒簡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命不易哉師古曰周頌敬之篇顯明也思辭也言又

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詩言皆

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

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已延見羣臣思求其故

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

之介師古曰援引也斷斷專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

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歛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

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

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之辭也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

棊謀辭師古曰周書大誥之辭棊輔也謀也言有

誠道夫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

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

禍興福較然甚明無可疑惑書奏上詔賜光束帛拜

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詔光舉

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以朽材前比歷位典太

職卒無尺寸之效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拔擢備

內朝臣與聞政事臣光智謀淺短大馬齒載師古曰

讀與師古曰誠恐一旦顛仆無以報稱竊見國家故事尚書

以久次轉遷非有踔絕之能不相踰越師古曰踔高

反尚書僕射故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封

上敞以舉故為東平太守敞姓成公東海人也光為

上敞以舉故為東平太守敞姓成公東海人也光為

隆慶毀短光者
與前共毀譜光
句相應

匪皆解在
司馬正傳及梓
欽傳

隆慶聖人之後
應前孔子十四
世孫句先師之
子應前光師傳
子句

凌約言曰每朝
或作母朝以下
文師古注十日
一入朝句考之
則每朝是

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師古曰王嘉也御史大夫雷延免

光復為御史大夫二月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上廼

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復免師古曰傳嘉曰

前為侍中毀譖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失其位

師古曰艾嘉傾覆巧偽挾姦以罔上崇黨以蔽朝傷

善以肆意誣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

詩解在車其免嘉為庶人歸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

更為大司徒會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為

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為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

政於莽初哀帝罷黜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下傳董賢

之黨莽以光為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

事光所欲搏擊輒為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師古曰

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

傳徙光為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

師古曰行內行在所署門戶省服御食物省視也明

年徙為太師而莽為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

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奏莽功德稱宰衡

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

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

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今年者有疾俊艾大臣惟國

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書曰無遺耆老師古曰周書

言不遺老也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每朝十

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

有杖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榘制不須削治也黃門令為太師省中

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師古曰食具有十七種物

然後歸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師古曰言千日一入

常在家自養而其屬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

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

自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諸生講問疑

難舉太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

大位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

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莽白太后使九卿策贈以

大師傅山侯印綬賜乘輿祕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

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大

后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以

乘輿輜輶及副各一乘師古曰輜輶車及副各一

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萬餘兩道路皆舉音

以過喪師古曰喪到之處行道之將作案復上可甲

卒五百人起墳如大將軍主鳳制度謚曰簡列侯初

光以丞相封後益封凡食邑萬二千戶病甚上書讓

還七千戶及還所賜一第子放嗣奉奠位後以光兄

子承為大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人始光

父霸以初元元年為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

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襄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

邑八百戶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奉

夫子祀霸薨于福嗣福薨于房嗣房薨于奉嗣元始

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為列侯食邑各二千戶莽更封

為襄成侯後避王莽更名均

馬官字游卿東海厭人也治春秋嚴氏以射策甲科

為郎遷趙長史免官後為丞相史司直師丹薦官行

能高黎遷廷尉平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

宋初曰還與還
小異而大同安
字無又疑衍

隆按官傳止叙
定陶王母謚
一飾如木

洒心自新解在平帝紀

隆按意謂數
工備其述而不
儒其道則皆以
持祿保位之故
詞意極委死

稱徵為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為大司徒封扶
德侯光為太師薨當復代光為太師兼司徒官初當
象帝時與丞相御史雜議帝祖母傳太后謚及元始
中王莽發傳太后陵徙歸定陶以民葬之追誅前議
者當為莽所厚獨不及內慙懼上書謝罪乞骸骨莽
以大皇太后詔賜策曰太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
言前以光祿勳議故定陶其王母謚曰婦人以夫爵
尊為號謚宜曰孝元傳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
得體君卑不得敵尊而希指雷同詭經辟說詭達也
以惑誤上為臣不忠當伏斧鉞之誅幸蒙洒心自新
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四輔出備三公爵為
列侯誠無顏復望闕廷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
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
有司皆以為四輔之職為國維綱三公之任最足承
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
之惡在洒心前不敢文過朕甚多之不奪君之爵邑
以著自古皆有死之義孟康曰以當上書不文過為
載孔子言曰自古皆有
死民無信不立故引之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
以侯就第王莽篡位以當為太子師卒當本姓馬失
當仕學種馬氏云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本
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當及當子嬰咸以
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醜藉可也師
曰醜藉謂如醜穢及薦
籍道其寬博重厚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
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如津曰迹謂死
評彈之也師曰古人
之迹謂直道以事人也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一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一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二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王商史丹傳事傳第五十二

隆按三人皆以外戚舊恩封而皆賢故同傳
茅坤曰覽商傳商亦王氏之賢者而情也為風所妬卒以忠受誣而死豈古之直諫而不能遂害者與傳中所次情事猶未及也

隆按推佑太子此正商剛毅大節自處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徙杜陵商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封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語在外戚傳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憂南嗣為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戚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群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繇是擢為諸曹侍中中郎將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商為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為左將軍而帝元舅太同馬大將軍王鳳顯權行多驕僭商議論不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

躡師古曰躡踐也躡躡也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

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

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

議左將軍南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師古

水不至非以見荀悅曰王商言也師古曰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

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戒重驚百姓

上廼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是於見美代

南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南代

匡衡為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為人多質有

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

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師古曰在未央宮中丞相南坐未央廷

中單于前拜謁南師古曰單于將見天子南起離席

與言單于仰視南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

曰此真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昏楊彤為琅邪太守

如淳曰連昏者其郡有災害十四已上南部屬按問

非人力所為彤素善吏且以為後師古曰南不聽

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鳳重以是怨南陰求其短使

人上書言南閉門內事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

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南

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南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

南以閉門事見考自知為鳳所中師古曰惶怖更欲

內女為援廼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日有餓

之大中大夫蜀郡張佳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

日蝕外下朝者文穎曰左將軍丹等問佳師古曰

也對曰竊見丞相南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

荀悅曰王商言水不至非以見也
師古曰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
師古曰匡衡為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為人多質有
師古曰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
師古曰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南坐未央廷
師古曰中單于前拜謁南與言單于仰視南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

其貌爾成帝相商已久聞單于言始以為宜漢相則布初不知婚家之婚親也
如淳曰連昏者其郡有災害十四已上南部屬按問
師古曰南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鳳重以是怨南陰求其短使
師古曰南以閉門事見考自知為鳳所中惶怖更欲
師古曰內女為援廼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日有餓
師古曰之大中大夫蜀郡張佳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
師古曰日蝕外下朝者也對曰竊見丞相南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

易坤曰史記當必指言所使姓名於此而漢書道之以故不及
師古曰陰按親王商止民避水與按問
師古曰來異兩事班掾贊其有剛教節
師古曰信矣及為鳳所中更欲內女為校剛毅安在哉
師古曰固所謂信道不焉既得之患失之者也

師古曰也對曰竊見丞相南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

左道解在
却祀志与
此註同

劉奉世曰下朝
者上以匡章下
冊等令問匡也
當屬下句
隆按耿定者即
鳳所使上書人
也觀王章訟南
云云則匡亦鳳
使之云
茅坤曰據傳本
末商之為人亦
近於正者而何
必父子相許而
何以又不信於
丹而丹且為女
求去也
劉敞曰不親字
宜屬下句
呂祖謙曰商所
以拒鳳以區區
之正也以正獲
罪雖不免猶足
以自立本行改
節詭道以不正
而濟之

茅坤曰此兩引
為友者亦本色
情事深切刺骨

師古曰意欲性殘賊不仁遣票輕吏徵求人罪師古曰票所行必果之疾也微謂私求也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頻陽耿

定上書言商與父傳通及女弟淫亂師古曰傳婢也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師古曰私夫女弟之私與姦通者章下有司商私

怨對商于俊欲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書以示丹丹惡其父子垂許為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

以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師古曰遠離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聞商有女欲以

舖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吏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師古曰詭違也執左道以亂政師古曰左道僻之道謂不正誣罔

詩大臣節師古曰節也故應是而日蝕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曰誅也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蘇林曰日者君之象中者明之盛盛而昧折去右肱之往者丞相周臣用無咎也師古曰此豐卦九二爻辭

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纖介怨恨而日為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怨憂師古曰卒終也今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師古曰自宣帝身位三公宗族至成帝凡三主

為列侯更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諸侯王權寵至盛番有內亂殺人怨對之端宜窮竟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國即求好

女以為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及趙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

王自漢興幾遭呂霍之患今商有不仁之性迺因怨以內女其姦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

亞夫以為即得雒陽劇孟關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執合貨鉅萬計私奴以千數非特劇孟匹夫之徒

也且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相許師古曰許也

也且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相許師古曰許也

茅坤曰又本色
辨許深切刺骨

坤曰用與商
本兒女姻而引
倭人張巨者所
云以執奏之官
臣所云為女求
去固有自耶

發迪知曰成帝
既知臣言多險
而復制詔御又
竟為所制也
痛切甚矣哉

隆按班掾借董
封事結商案

告斥其罪也 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繆

哉南視事五年官職陵夷而太惡著於百姓甚虧損

盛德有鼎折足之凶師古曰鼎對九四爻離曰鼎

也謂所享之物也渥厚也言鼎折其足則覆喪其臣

實喻大臣非其任則虧敗國典故宜加以厚刑

愚以為聖主富於春秋即位以來未有懲姦之威加

以繼嗣未立大異並見尤宜誅討不忠以遏味然行

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

等奏南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為天下師不遵法

度以翼國家而回辟下媚以進其私師古曰執左道

以亂政為臣不忠罔上不道兩刑之辟皆為上戮罪

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南詣若盧詔獄孟康曰若盧

黃門北寺是也上素重南知臣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

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以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寮協

和萬國為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南為丞相出入五

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陷于大辟

前南女弟內行不修奴賊殺人疑南教使為南重臣

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南不以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

之惟南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南罪使者

收丞相印綬南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謚曰夷侯而

南子弟親屬為附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

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南罪過

未決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為樂昌侯至長樂

衛尉光祿勳南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

章上封事召見訟南忠直無罪言鳳顯權蔽主鳳竟

以法誅章語在元后傳至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誅

不附已者樂昌侯安見被以罪自殺國除

隆安太子傳止叙始末

王維楨曰詔冊護太子家句一篇在子

隆安上數稱其才與上有材藝何相應

茅坤曰史冊言屬詭而見則忠而洪深矣

漢書卷八十一

史丹字稚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微時依倚史氏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恭已死三子高曾文皆以外屬舊恩封曾為將陵侯平壽侯高侍中貴幸以發舉反者大同馬霍禹功封樂陵侯宣帝疾病拜禹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薨謚曰安侯自元帝為太子時丹以父高任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為駙馬都尉侍中也常駢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傳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

留好音樂或置鼗鼓殿下師古曰鼗本騶上之鼓鼗音步迷反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擿鼓師古曰檻軒闌版也墮下也音類擿投也一日擿也

也聲中嚴鼓之節李音曰莊嚴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

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迺器人於絲竹鼓鼗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

國也如海曰器人取人器能也陳惠李微提時於是好音者也服虔曰二人皆黃門鼓吹也

上嘿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甲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師古曰同處長養以至於壯大上望見

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

以責謂丹師古曰謂也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母

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母

青蒲 五康音義以青蒲為席以掩地也通鑑平編六服虔曰以青緣蒲席也

雅素故也解 宜屬下句不常 斷之 某坤曰亦以執劫之之諫 愚按規地者 畫地也 曰神規其 啓以墨註

降按成帝生甲 安所愛 之字曰太孫云 某坤曰妄聞罪 當死此一着更 妙 隆按太子由是 曰子護太子事 某坤曰冊之不 附定陶太后卒 以免官一節乃 其大節也漢書 何不以見之本 傳而以附之傳

涕泣感傷陛下音之欲反罪迺在臣當死上以為然

意乃解冊之輔相皆此類也音之欲反竟寧元年上寢疾傳昭

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

稍侵意忿忿不平漸篤也平和也數問尚書以累帝

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主鳳為衛

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冊以親密臣得

侍視疾候上問獨寢時冊直入即內頓首伏青蒲上

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師古曰自

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

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冊

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曰困少而

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

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

安所受此語師古曰冊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

死也師古曰冊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

還師古曰冊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

意冊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為嗣美元帝竟崩成帝

初即位擢冊為長樂衛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內侯食

邑三百戶給事中後徙左將軍光祿大夫鴻嘉元年

上遂下詔曰夫衷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軍

冊往時導朕以中正秉義醇壹舊德茂焉其封冊為

武陽侯國東海刻之武彊聚戶千一百如海曰聚冊

為人足知惜弟愛入貌若儻蕩不備師古曰儻蕩

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冊兄嗣父爵為侯讓不受

喜傳似非史記
大体處
又曰此則冊之
不能以道自將
處

真德秀曰成帝
免師冊策其詳
頗溫厚殊得進
退大臣体云

隆被身備止叙
不合傳太后一
事始末

隆按此叙孔鄉
傳受陽安侯
丁明伏後了傳
嫉喜案

隆按論議不合
在簡書敘誤句

分冊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
賞賜累千金僮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
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為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
中病乞骸骨上賜策曰左將軍寢病不衰師古曰言病不指也
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
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
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復冊歸第數月薨謚
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冊任並為侍中
諸曹親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
者十餘人皆訖王莽迺絕唯將陵侯曾無子絕於身
云

傳喜字稚游河內溫人也象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
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象帝立為太子成帝選喜為

太子庶子象帝初即位以喜為衛尉遷右將軍是時

王莽為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聽莽退眾庶

歸望於喜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如淳曰俱傳太后從父

也而女為皇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以外屬封

喜執謙稱疾傳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傳太

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為

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

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

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復病一旦遣歸眾庶失

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

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曾以季友治亂師古

則謂李氏元趙以子主輕重師古曰謂趙殺子魏以

無忠折衝師古曰項以范增存亡故趙跨有南土帶

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王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

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眾不如一賢故秦行千

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

光輝傳氏之廢興也如薄曰傳喜顯則傳氏興其廢亦如之上亦自重

之明年正月迺徙師丹為大同空而拜喜為大同馬

封高武侯下傳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傳太后欲求

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

共執正議傳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

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策免喜曰君輔政出入三年

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姦心咎由君

焉其上大同馬印綬就第傳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

曰高武侯喜無功而封內懷不忠附下罔上與故大

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應劭曰放莽教虧損德

化罪惡雖在赦前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後又欲奪

喜侯上亦不聽喜在國二歲餘哀帝崩平帝即位王

莽用事免傳氏官爵歸故郡妻將妻子徙合浦莽白

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論議忠直雖與故

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

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其還喜

長安以故高安侯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

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賜謚曰貞

侯子嗣莽敗乃絕師古曰史不

贊曰自宣元成象外戚興者許史二王下傳之家師

曰三王謂中成侯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

及南鳳三家也師古曰言陽平之王多有材能好事慕

未見其人也師古曰言陽平之王多有材能好事慕

名其執尤盛曠貴最久師古曰陽平謂王鳳之家也

隆按曰上亦自
重之曰上不得
已曰上亦不聽
見喜所以去位
申傳太后非上
之故云

陳仁子曰高武
侯傳善於傳太
后為親屬太后
欲與政事則爭
欲稱尊號則又

爭皆無一毫私
念寧受策免而
不阿附寧遠就
國而不怨誹與

諸傳驕奢貪進
者不同他日王
莽加害下傳之
家而喜獨全者

非幸也宜也
茅坤曰替天即
墓吏遷而澹宕
不越
黃震曰王商剛
毅不平王鳳史
冊忠懇李全太

子傳喜廉虛有
識不順傳太后
皆感曉之選也
商遭難而納女
丹功成而燕樂
惟喜也守正不
附至再益堅不
肯一日苟安其
當貴鳴呼喜其
尤賢者乎

曠然至於莽亦以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以憂死
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
輔道副主掩惡揚美傳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
焉及其歷房闈入卧内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
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
之報師古曰水雅抑之詩無言不讎傳喜守節不傾
亦蒙後周之賞裴平際會禍福速哉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二 終
吳興後學凌雅隆輯校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降按二人同傳
以皆佐史起家
為主吏而及位
丞相也傳以彈
劾論去云

薛宣字贛君東海邳人也師古曰贛音少為廷尉書
佐都船獄史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師古曰

唐順之曰古之
傳循吏者其所
樹立施設止於
一郡一邑而不
究乎其大故史
氏亦從一郡一
邑書之而謂之
循吏傳若薛馮
翊之事業有大
焉者則不得從
一郡一邑書之
故不循循吏而
別自為傳

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
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師古曰趙責察幽州刺
史舉茂材為宛句令師古曰樂浪屬幽州故為刺史

茅坤曰薛宣典
春于進二傳更
數于言而頭緒
最多班掾獨主
點次如掌上可
誦

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為長安令治果有名以明
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
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

陳仁子曰匡衡
為石頭所引故

元元躬有日人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師古曰周書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三

元元躬有日人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師古曰周書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三

元元躬有日人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師古曰周書

日食地震不敢
歸咎宦官薛宜
為王鳳所薦故
陰陽不和不敢
歸咎摧威觀宣
言責部刺史條
奏是也宜何舍
豺狼而問狐狸
哉
林希元曰詞簡
而暢意切而足
非漢人不能為
此文字
茅坤曰宜此疏
似借陰陽不和
以游說主上而
一則為上覆過
委罪臣下則則
私以巧媚求為
進階亦足智多
謀之一也
隆按此字指上
文殺利史不循
守條職以下言

第坤曰宜之獲
主上意由此

隆按滿載稱職
句先虛言之自
始高陵令至郡
中清靜是稱職
之實
唐順之曰叙宜
與明只于區
處屬吏上見之
茅坤曰此正宜
之疆幹足知處
大略今之為名
郡亦只須如此

則至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

之德曰至于日中及弗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
皇服食宜引此言也
氣尚疑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
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
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師古曰田刺史所察本有六
條今則踰越故事信意舉

勅妄為苛刻也六條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
解在百官公卿表

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謹呵及細微責義不
量方師古曰言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

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權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
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

陽否隔師古曰否閉也音皮鄙反和氣不與未必不由此也詩云

民之失德乾旆以愆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饑音侯鄙語
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教師

謂約束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惟
明主察焉上嘉納之重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

郡國二千石所舉退稱進白黑分明師古曰稱舉也
也繇是知名出為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

大賊廢亂師古曰廢亂者上徙重為陳留太守盜賊
禁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始

高陵令楊湛樂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
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師古曰雖每案數又宜視事詣

府謁軍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減
具得所受取宜察湛有改節敬宜之效迺手自牒書

條其姦減師古曰牒書謂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
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孟康曰法有主守盜馮翊
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師古曰依當時
則至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

隆披輕宜與上
敬宜相顧

後師古曰他眉言無憂也且令即無其事復封還記

得為君分明師古曰記謂所與湛書也分明謂考

之湛自知罪滅皆應記師古曰與軍而軍辭語溫潤

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軍終無怨言

而櫟陽令游自以太儒有名輕軍軍獨移書顯責之

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

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師古曰言斂取錢財

用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師古曰賈證驗以明

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師古曰游本因

又是儒者故使掾平鑄令如淳曰平鑄激切使之自

武鑄說其將師此謂徐以微言鑄鑿遺之也孔子曰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師古曰言欲

守令游得戢亦解印綬去又煩陽縣北當上郡西河

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

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栗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

易治令鉅鹿尹賞父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

在粟軍即以令奏賞與朱換縣師古曰時令條有二

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

小綽優於趙魏而不可勝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

君子之道焉可無也蘇林曰無同也兼也晉灼曰無

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為能體備之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

成願勉所職卒功業宜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

縣長使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

伸

黃璽曰昔漢有
兩令換縣視事

數月而縣皆治

者故在平陵薛

恭不為嫌在鉅

慶無賞不為虧

在栗邑不為虧

而在栗陽不為

屬所謂或以德

顯或以功舉誠

哉誠治體者之

論也

之坤曰按薛宜
之以兩縣令相

更今亦有之而
注掾所懸次處

漢書卷八十三
薛宣

後師古曰他眉言無憂也且令

即無其事復封還記

得為君分明師古曰記謂所與湛書也分明謂考

之湛自知罪滅皆應記師古曰與軍而軍辭語溫潤

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軍終無怨言

而櫟陽令游自以太儒有名輕軍軍獨移書顯責之

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

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師古曰言斂取錢財

用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師古曰賈證驗以明

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師古曰游本因

又是儒者故使掾平鑄令如淳曰平鑄激切使之自

武鑄說其將師此謂徐以微言鑄鑿遺之也孔子曰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師古曰言欲

守令游得戢亦解印綬去又煩陽縣北當上郡西河

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

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栗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

易治令鉅鹿尹賞父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

在粟軍即以令奏賞與朱換縣師古曰時令條有二

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

小綽優於趙魏而不可勝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

君子之道焉可無也蘇林曰無同也兼也晉灼曰無

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為能體備之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

成願勉所職卒功業宜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

縣長使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

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軍歸恩

受戒者軍為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

教可紀多仁恕愛利而安利也池陽令舉廉吏獄

茅坤曰荆川云
中間補入數句

虛語便錯綜予
竊謂此數句正
是小結案

又曰以下又別
為房次亦上面
區處屬吏之附
見者

茅坤曰漢郡太
守權重故得如
行行事

唐順之曰冷語
却亦滄古
茅坤曰且之為
亦本意故班掾
請力職在此

然亦煞覺賈誼
色較之艾遷遂
退一步
陳仁子曰薛宣
之材長於治郡
短於立朝求兒
王鳳舉宣故求
特阿其所好而
舉之豈果公於
論薦哉他日薛
宣為御史數月
為相六年並無
建立以至冊免
幾若黃霸聲名
減於治郡者何
前後相背也

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軍責讓縣案驗
獄掾迺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
不知掾慙恐自殺甯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
欲掾王立家私受賂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
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

職追贈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
吏師古曰冬至之日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
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
所繇來父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
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失相樂師古曰壹失謂
為歡笑耳夫

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宜為人好威儀進
止雍容甚可觀也注密靜有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

民稱之郡中清靜遷為少府共張職辦月餘御史大
失于永卒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
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
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得
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斃
王功不興師古曰墮毀也斃也墮虞帝之明在茲
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宜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
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師古曰言在天
子輦轂之下不吐剛茹柔

師古曰木雅悉民之詩云惟仲山甫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言其平正也茹食也音人庶反舉錯時
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
德並行衆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
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文穎曰歲三輔
之賊什九也功效

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文穎曰歲三輔
之賊什九也功效

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文穎曰歲三輔
之賊什九也功效

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文穎曰歲三輔
之賊什九也功效

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文穎曰歲三輔
之賊什九也功效

卓爾自左内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師古曰馮翊左内史之地故

云云孔平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師古曰簡大也亦曰明宣考績功課簡在兩

府也師古曰兩府丞相御史府也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辜

師古曰過稱謂踰其實而妄稱譽之也奸犯也音干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師古曰過稱謂踰其實而妄稱譽之也奸犯也音干宣

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

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師古曰自從也

美在位皆節儉正直其請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師古曰自從也無

蛇言卿大夫履行清絜或退膳食率從公道也師古曰自從也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兼羊之詩舍公實之

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軍行能唯陛下留神考

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為丞相

封高陽侯食邑千戶宣除趙重兩子為史東者趙廣

漢之兄子也為史亦有能名宣為相府辭訟例不滿

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

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

亦輕焉父之廣漢郡盜賊羣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

捕不能克上迺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以軍

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降者數千人迺平會叩

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歛以趨辦師古曰叩成太

也趨言其後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册免宣曰君

苟取辦其後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册免宣曰君

為丞相出入太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朕

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虛百姓飢饉流

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羣賊

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迺者廣漢羣盜橫

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如其

實西州鼎絕幾不為郡三輔賦歛無度酷吏並緣為

隆按宜為丞相
下即次除趙重
兩子為史所以
驗贖君力丞相
兩語不誣云

隆按叙廣漢盜
賊一段為下文
册詞張本

茅坤曰此亦宜之足知多謀處

隆按明夏文法何應前

昔坤曰按此可見漢時父母喪三年非通制也

隆按夏子禍根在兄弟不和一節故先叙之

隆按自宣子况至身入創事境罪案

下感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謾語也有司法謂君領職解慢據法以効也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帥示四方不忍致君于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初宣為丞相而翟方進為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為丞相思軍舊恩宣免後二歲薦宣明宣又法練國制度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重任政數年後坐善定陵侯淳于長罷就第初宣有兩弟明脩明至南陽太守脩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常從脩居官宣為丞相時脩為臨留令宣迎後母脩不遣後母病死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二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師古曰駁者執意不脩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久之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况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賊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師古曰創謂傷之也音初良反會同隸缺况恐咸為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入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眾等奏况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救丞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脩言以誦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眾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况知咸給事中恐為同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官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眾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桀黠無所畏忌萬眾謹誦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鬪者同臣聞敬近臣為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師古曰過公門則下

茅坤曰按申威之奏御史中丞之勘及廷尉之評情事如畫可謂工矣固是漢書佳處然較之所次伍被本末及張湯之死三長史處當備一層

茅坤曰吳鱗入細

直德秀曰此歲中承為當廷尉所驗非是陸瑞家曰薛宜雖能吏然大節甚不足疏奇政不及王氏則忠不足弟持母喪三年而宜讎之則孝不足武長公主寡居而宜尚之則義不足三者人之大倫

軍見路馬則無式蓋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師古曰遂成也言舉意不善雖有成功猶加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師古曰浸近也言傷戮大臣有所逼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孟康曰手傷人為功使人行傷人為意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况皆奔市廷尉直以為律曰鬪以刃傷人完為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也師古曰詆毀下禮反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疾者與病人之罪鈞惡不直也應劭曰以執手毆擊黑而無創癢者律謂疾瘡遇人不以義為不直師古曰言威善脩而數稱直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師古曰言威而不直况以故傷成計謀已定後聞置同隸因前謀而趨明非以恐成為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成道中與凡民爭鬪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

名不正則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今以况為首惡明乎傷為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師古曰原謂尋其本也原况以父見誦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欺輕小過成大辟師古曰輯與集同集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師古曰以其身受賊也况與謀者皆罰減完為城旦師古曰以其身有爵級故得減罪而上以問公為完也况身及同謀之人皆從此科以上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况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宜坐免為庶人歸故郡卒於家宜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師古曰郵行書之舍亦如今軍心知惠不能

亭不脩師古曰郵行書之舍亦如今軍心知惠不能

而如此區區吏
治尚容錄載是
宜其敗子而遺
笑也

唐順之曰初宜
一段接上文
善端曰予按此
一段結是宜之
結局非接也

凌約言曰郡中
稱之已結上文
矣乃用而字帶
下陳或為御史
作起著所以顯
名為郡功曹之

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師古曰處安也什器為生之具也解
紀在平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
軍意遣門下掾送軍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
宜不教戒惠更職之意師古曰若自出其言軍笑曰吏

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
可學也眾人傳稱以軍言為然初軍後封為侯時妻
死而敬武長公主寡居上令軍尚焉及軍免歸故郡
公主留京師後軍卒主上書願還軍葬延陵奏可况

私從敦煌歸長安會赦因留與主私亂象帝外家丁
傳貴主附事之而疏王氏元始中莽自尊為安漢公
主又出言非莽而况與帝寬相善及寬事覺時莽并
治况發揚其罪使使者以太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

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室且嫂何與取味
挾其閨門而殺之師古曰敬武公主直帝女也故謂
言此事不于於嫂也挾音古穴反挑音它凋反使者迫守主師古曰守遂飲

藥死况梟首於市白太后云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
喪莽固爭乃止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

客少年捕搏敢行師古曰好賓客及少年稍遷為功
曹伉俠好交師古曰伉健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
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

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大常博以
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
出為督郵書掾所部職辦郡中稱之而陳咸為御史

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間步至廷尉中師古
日去吏自解職也間步謂步行而伺間隙以去候伺咸事咸掠治困篤博詐

朱博
三十一

次云
應上隨從士大夫
不避風雨句

盧舜治曰叙錄
見諸自言一事
筆法雷厲風行
方可以語仇俠

隆按吏民大驚
二句應上欲以
觀試博後博徐
聞二句應博心
知之
茅坤曰以下零
碎本沒緊要情
其切要處博
之彷彿及武吏
不更文法處生
位如畫

盧舜治曰處齊
兒之卧病蓋逐
之舒遲兩事亦
可謂不惡而嚴
矣

得為醫入獄得見戚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
名為戚驗治數百師古曰謂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
而博以此顯名為郡功曹久之咸帝即位大將軍王
鳳秉政奏請陳咸為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屬
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以高第入
為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
法師古曰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
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迺
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辨博出
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
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師古曰丞尉欲言二千石
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為吏所寃及
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師古曰博駐軍決

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
迺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
州郡畏博威嚴徙為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邪太
守齊部舒緩養名師古曰言齊人之俗其性博新視
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師古曰右曹上曹也移病謂
居博問其故對言惶恐師古曰言懼故事二千石新
到輒遣吏存問致意迺敢起就職博奮青抵几曰師
抵擊也音紙觀齊兒欲以此為俗邪迺召見諸曹史
言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師古曰皆
代教者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頃之
門下掾贛遂耆老太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緩博出
教正簿師古曰以此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
起閑習迺止又敕功曹官屬多褻衣大襜師古曰大

盧舜治曰處齊
兒之卧病蓋逐
之舒遲兩事亦
可謂不惡而嚴
矣

起閑習迺止又敕功曹官屬多褻衣大襜師古曰大

茅坤曰與上侏
依不更文法數
相應淋漓

隆按俗字應上

也。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
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
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史奉
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
不能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其折逆人如
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
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為大吏文武從且各因其
材而懸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
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稱副也
以是豪強慙服師古曰熱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
皆不得師古曰殺而其賊元捕不得也長吏自繫書言府
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
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詰問博迺見丞掾曰以為縣

皆此類也何結
上起下之詞
茅坤曰借聲宜
相錯形長短治
隆按叙博治左
馮翊却用一段
散詞與敘儘見
錯綜纏住之妙

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閣下書
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師古曰隱度其言以授之府告姑幕令丞言
賊發不得有書師古曰言已得檄到令丞就職游徼
王卿力有餘如律令師古曰游徼職主捕王卿得救
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驚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
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夜閱詣府師古曰功勞也閱
所經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師古曰部掾也其
操持下皆此類也以高第入守左馮翊滿歲為直其
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譎網絡張
設少愛利敢誅殺師古曰言少仁愛然亦縱舍時有
太貸師古曰貸謂寬假於下也下吏以此為盡力長陵大
姓尚方禁師古曰尚方名禁少時嘗盜人妻見祈創者其頗
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

漢書卷八十三

卷八十三

九

三十七

王維楨曰博問何等創正操持下處

隆披投拭用禁亦使過術

王維楨曰與筆札使自記亦是操持下處

隆披投刀使削所記即收拭用禁之意

其面果有癩音盤痕音胡恩反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師古曰言其得叩頭服狀博咲

曰大丈夫固時有是師古曰言情欲馮翊欲酒卿恥師古曰言情欲能自效不禁且喜

且懼對曰必死師古曰言盡死力也博因救禁毋得泄語有便

宜輒記言師古曰不令泄博因親信之

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宅伏姦有功效

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博閉閣數責以禁等

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師古曰積累前後欺謾半言斷頭矣功博惶怖具自疏姦

而巳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博後常戰栗不敢

蹉跌師古曰蹉音千何博遂成就之師古曰言遷為

大同農歲餘坐小法左遷犍為太守先是南蠻若兒

數為寇盜師古曰若兒博厚結其昆弟使為反間龍

殺之郡中清徙為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為光祿大

夫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為官屬所

三尺解在杜周傳

王維楨曰昆為官屬所誣亦是操持下處隆披投射水起於武吏二句應前傳本武吏二句

且二十年亦獨耳師古曰行聽也剽音頻妙反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

隆披先詳次兩
東丞相御史大
夫及三公官始
末而後次博奏
復御史大夫疏
文有開閣
陳仁子曰三公
古無設官以卿
士有道者兼之
漢之三公不特
不擇其人并蓋
其名周以太師
太傅太保為三
漢以丞相御史
大夫太尉為三
至其後又以大
司馬大司徒大
司空為三公又
以如王根者為
之去論道之人
滋遠矣何武言
復三公蓋亦未

畫其益實也

下為不可欺者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侯立相善並
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博坐免後歲餘象帝即位
以博各臣召見起家復為光祿大夫遷為京兆尹數
月起為大同空初漢興龔劾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
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
甲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言古者民樸
事約師古曰立此議而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
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師古曰則法也今未俗
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
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
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其後上以問師安昌侯張
禹禹以為然時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而
何武為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

隆披未獲嘉祐
暗應并竭烏去

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同空
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官焉議者多以為
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
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是時御史府吏
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
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
月長老異之師古曰史言此者若御後二歲餘朱博
為大同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務時務高皇
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
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三百
年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同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
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
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

漢書卷八十七

陳仁子曰博請盡力以御史為百僚率當特丁傳之驕奢新都之姦邪博由御史為丞相卒以受太后指自殺亦豈嘗過而問

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經曰更

也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

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為

百僚率兼帝從之廼更拜博為御史大夫會大司馬

馬冠號如故事後四歲衆帝遂改丞相為大司徒復

置大司空大司馬焉初何武為大司空又與丞相方

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書曰谷十有二

牧師古曰虞書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

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

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

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

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及博奏

復御史大夫官又奏言漢家至德博大宇內萬里立

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

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

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師古曰勸功自前丞相方進

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

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

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博為人廉儉不

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

柸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

夫為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

怨者解劔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

專得舉蓋國法所寄其秩雖卑其權則重漢二百年守令多稱賢能未必非刺史激濁揚清之力雖名號未正無害也方進能之者惡其名朱博復之者取其實成帝猶可言也至靈帝假牧守以廢刺史而漢亡矣

唐順之曰此一

段似趙廣漢張

傲傳休

茅坤曰予竊以

為此等風調正

是班氏本色

隆按此段插入

虛語繁博生平

弟高武侯傳喜為大司馬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

終用敗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欲求稱尊號太后從

耳平生為吏所

到輒出音諭以

逆折其人以操

持其下真小人

之才也傳太后
非禮求稱尊號
擢權縱橫傳喜
以骨肉之親猶
不肯苟順而去
博乃投機貢諂
竊取相權仰榮
宜矣

茅坤曰以下序
次朱博及孔鄉
侯曼傳會同上
處并及彭宣矯
望冀勝等彈劾
頗類史記武帝
封三王世家

隆按皆無益於
治與上無益政
治相應

共持正議孔鄉侯傳曼亦太后從弟調諛欲順指會
博新徵用為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以廣孝道繇
是師丹先免博代為大司空數燕見奏封事言丞相
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太
臣無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國免光為庶人以博代
光為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博士書讓曰故事
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上
許焉博太后怨博喜不已使孔鄉侯曼風丞相令奏
免喜疾博受詔與御史大夫趙玄議玄言事已前決
得無不宜博曰已許孔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尚相得
死何况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
以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師古曰汜音凡
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維已
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得也請皆免為庶人上知博
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玄
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劾奏博
宰相玄上卿曼以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
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為百寮先皆知喜武前
已蒙恩詔決事更師古曰詔已罷官赦事又經三赦也博執左道
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昔君鄉臣傾亂政治姦人之
雄附下罔上為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言非法枉義
附從大不敬曼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臣請詔謁者
召博玄曼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
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驕望等四十四人師古曰驕
音嬌以為如實等言可許諫大夫龔朕等十四人以為
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魯大夫叔孫僑如欲

呂祖謙曰傅曼以風指諭朱博朱博奉傳曼之指其罪一也而群臣之議則以傅為不忠不道而曼止為不敬哀帝之用刑則殺朱博而曼止於削戶四分之一是法徒行於大臣而不行於外戚也龔勝之議公矣哉隆披初博一段叙作結

隆披宜以苛察傳以行詐此兩人斷案也

顯公室諸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以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師古曰僑如叔孫宣伯也行父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使告晉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若欲得志於晉請止行父而殺之不使今歸必咈矣晉人執文子于荀丘事在成十六年曼放命圯族于亂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職為亂階師古曰此引詩小雅而晉之漸也宜與博玄同罪罪皆不道上滅玄死罪一等削曼戶四分之二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國除初博以御史為丞相封陽鄉侯玄以少府為御史大夫並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鍾聲語在五行志又見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軍所在而治為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器誠有極也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不可言師古曰言其事又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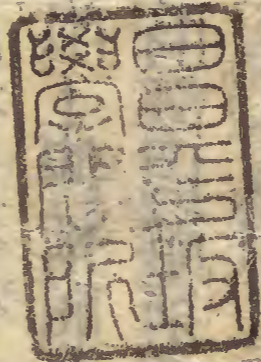
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復附丁傅稱順孔鄉師古曰稱副也副其事發見詰所求而順其意也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鴆師古曰仰藥謂孔子仰頭而飲藥也曰父美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哉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三

終

世書卷八十三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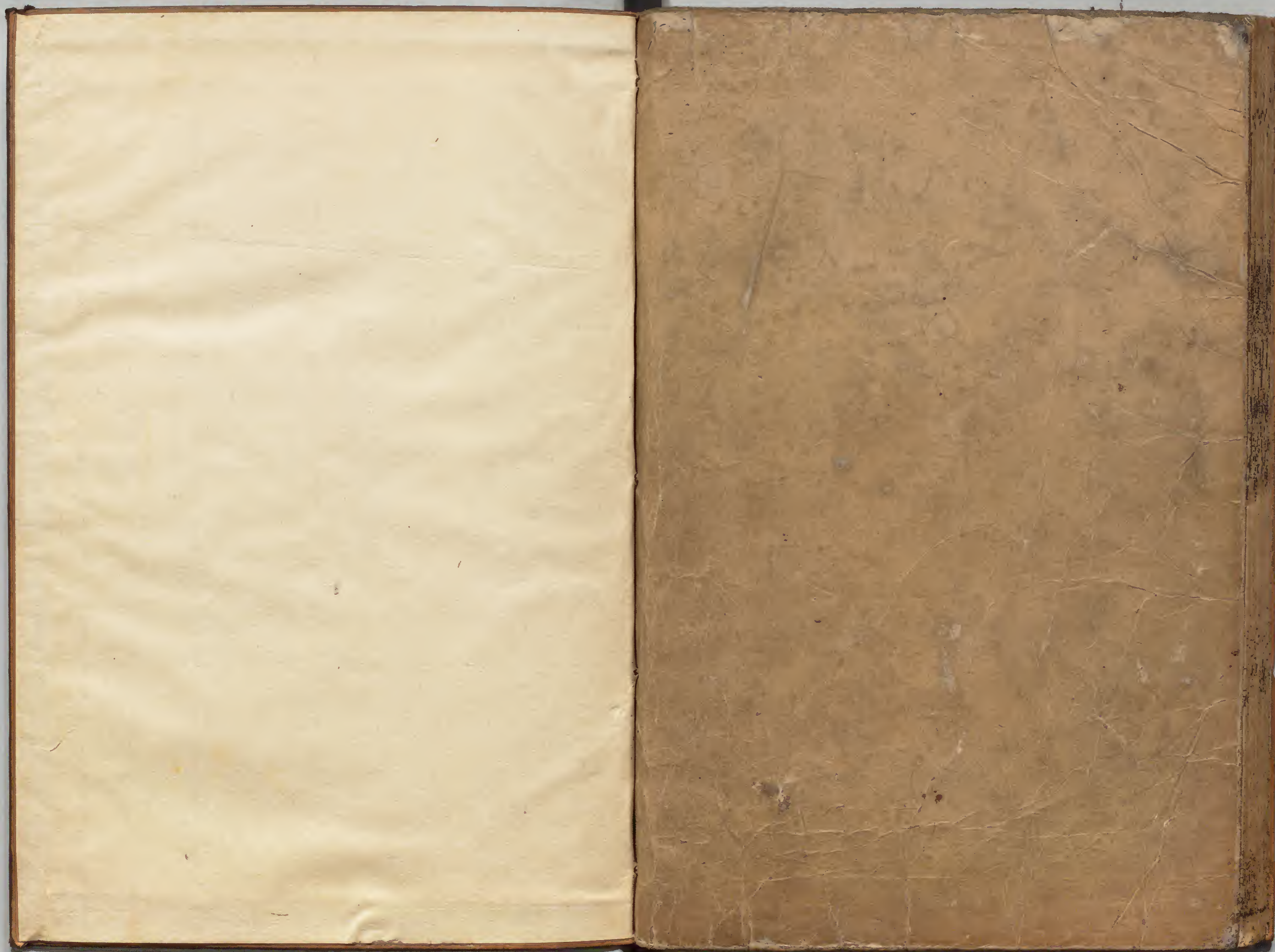


東京大学印

東京大学印

三

十三





IIJK

(H-5)

(K-1)

IIIIO

IIIIII

IIIIII